

曲艺

巧相逢

山东省群众艺术馆編



巧 相 逢

山东省群众艺术馆編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經 9 路勝利大街)

山东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 3175

开本 720×1040毫米 1/32·印張 7/8·字數 15,000

1959年12月第1版 195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5,100

統一書号: T 10099·822

定 价: (5) 0.08 元

目 录

巧相逢(河南墜子) 李 林(1)

刮胡子(河南墜子) 艺卒 曲兵(11)

貼对子(相声) 向 阳(22)

巧 相 逢

(河南墜子)

李 林

說了一个老头本姓陈儿，
老两口敬老院里度光阴儿。
陈老头整天閑着不得劲，
三番五次向社长要差使儿，
逼的社长沒有法，
叫他到青島买籠屨儿。
陈老头有个儿子在青島某工厂，
他的大名叫永順儿。
陈老头接受了任务心欢喜儿，
吃了午飯就动了身儿。
迈开大步走的快，
六点鐘到了永順的宿舍門儿。
爷儿两个見了面，
啦啦扯扯真称心儿。
爷儿俩談了多一会，
陈老头又想起了老心事儿：
“永順啊！你今年已經快三十，

为什么还不娶媳妇儿？
你自自由由倒好过，
可叫俺两个老人常操心儿。”
永顺听罢抿嘴笑，
叫声：“爹爹别着急儿，
我现在，找了一个好对象，
准备着春节晚上办喜事儿。”
陈老头听罢一咧嘴，
恁的他，一个劲地挤眼皮儿：
“你为啥不给家里个信，
好叫俺两个老人放下心儿。
你对象姓啥名谁多大年纪，
在哪个厂里当工人儿？”
永顺一听笑咪咪，
对着他爸爸说仔细儿：
“她姓王，叫玉梅，
二十五岁中等人儿，
大华旅馆的红色服务员，
样样的工作真积极儿。
每季度都评上先进工作者，
提起来，谁不说她是一个好闺女！”
永顺越说越得劲，
说的个老头可皱了眉儿：
“永顺啊！岁数大小咱不管，

丑点俊点没关系儿，
这个姑娘样样好，
可就是，她那个工作不称心儿。
好人不进招商店，
招商店里五花八門儿，
姑娘干了女招待，
油头滑脑耍嘴皮儿。
青島市的姑娘有多少，
你怎么单挑了这么个人儿？”
永順一听心煩躁，
叫了声：“爸爸听仔細儿，
你說的那是旧社会，
旧社会拿着工人不当人儿，
服务员的工作受歧視，
这都是他們胡說八道糟蹋人儿。
自从来了共产党，
服务员才拨云見日翻了身儿，
人人都为大家来服务，
改变了过去的旧风气儿。
现如今行行业业都改样，
你为啥还拿着老眼看問題儿？”
陈老头越听心中越生气，
一个劲地吹胡子儿：
“你爸爸活了这么大，

沒想到你还給我扣帽子兒，
我說不要就不要，
管怎麼說，我还是爸爸你还是兒，
赶快的給我去打退堂鼓，
要不然，可小心你爹的倔脾气兒！”
永順一听冒了火：

“这个事情不用你費心兒，
是好是坏我作主，
你少拿着家长的身分統治人兒。”

陈老头，瞪着两眼說不出話，
只气的，上嘴唇直打下嘴唇兒，
哆哆嗦嗦开口罵：

“永順不是好东西兒，
从小我把你养活大，
你还拿着爸爸不当人兒。
从今后，咱俩权当不認識，
我不是你的爸爸，你也不是我的兒！”

陈老头，轉过头去往外走，
那旁的永順可着了急兒，
上前一把沒拉住，

陈老头袖子一甩出了門兒。

陈老头，出了門，
低着个脑袋走东西兒，
迷迷糊糊走了一陣，

忽觉着，脖子后面滴水珠儿，
停止了脚楞了神，
浙沥的小雨湿了地皮儿。
陈老头，着了急，
想找个旅馆藏身子儿，
天又黑，路又滑，
一下子跌了一身泥儿。
陈老头，发了脾气，
一个劲的骂他儿，
嘟嘟念念往前走，
正好前面就是旅馆的门儿。
陈老头，推开门就把旅馆进，
从里面出来一个大闺女。
白帽子，白衣裙，
说起话来怪和气儿：
“老大爷，你可好？
请你老坐下歇一会儿。
老大爷你从哪里来？
要住店还是来找人儿？”
陈老头说：“我要住店，
我在青岛没熟人儿，
今晚在这里歇歇腿，
明天我就回农村儿。”
这姑娘连说：“好好好！”

把陈老头领进一間小房子儿。

陈老头，进了門，

嗨！小房子拾掇的真不离儿，

白天棚，白墙皮，

玻璃窗戶玻璃門儿，

方桌子，方椅子，

还有那，茶壺茶碗小茶几儿。

陈老头看的正得劲，

那姑娘送来一碗白开水儿。

陈老头，接过来水，

姑娘一笑出了門儿。

姑娘出門不一会，

端来了一个洗脸盆儿，

洗脸盆里盛着热水，

热水里还放着一条白毛巾儿。

陈老头，挽挽袖子就洗脸，

那姑娘，轉过身去又出了門儿。

陈老头，一个脸儿沒洗完，

那姑娘，送来黑褲白衬衣儿。

陈老头，不知这是咋回事，

瞅着姑娘直出神儿。

姑娘說：“阴天下雨路难走，

鬧的你沾了一身泥儿，

我借了經理一件旧衬衣，

又借了會計一條黑褲子兒，
把你的衣服換下來，
我給你洗洗熨熨好回農村兒！”
老头恁的咧開了嘴，
感動的不知說啥才合適兒。
“姑娘啊，不要緊，
抹點泥土沒關係兒，
請你把衣服拿回去，
謝謝你的好心意兒。”
姑娘說：“老大爺，你別客氣，
咱們都是一家人兒，
在家在外都一樣，
你只管放心穿在身兒。”
姑娘說完出了門，
老头連忙解扣子兒，
他一邊換衣一邊想，
重重的心事涌上心兒。
常言道：在家容易出門難，
現如今，出了家門更舒適兒。
毛主席，領導好，
樣樣變的真出奇兒，
服務員，真不離，
勝似自己的親閨女兒，
我要是能有一個好儿媳，

這一輩子算稱了心兒。

他想到這裡楞了神，

又想起他的兒媳婦兒。

陳老頭，正在那裡想心事，

姑娘拿着個小本進了門兒。

“老大爺，你餓吧！

我給你上街叫館子兒？”

老頭說：“不用費事，

我剛吃了一頓面条子兒。”

姑娘說：“上級對我們有個指示，

住店的旅客都要記名字兒。”

老頭說：“這個事兒我懂的，

入店登記是規矩兒。

我姓陳名叫陳其文，

家住在青島市郊陳家屯兒。”

姑娘一聽陳家屯，

翻了翻眼珠咬了咬嘴唇兒：

“老大爺，你們那是紅星公社？

陳家屯，是不是家家戶戶都姓陳兒？”

（白）“對呀！你到過陳家屯嗎？”

“沒有。”

“你怎麼知道俺陳家屯淨姓陳的？”

姑娘說：“我雖然沒到過你們村兒，

可和你村有親戚兒。”

老头忙問：“哪一家，
和你倒是啥关系？”

姑娘一听把头低儿，
羞的她紅了脸皮儿：

“我的爱人叫陈永順，

他家就是陈家屯儿！”

老头一听楞了神，

两手不住的摸脑門儿：

我哪个旅館不好住，

为啥单上她的門儿，

她要是接着上句問下句，

这叫我說个什么詞儿？

老头正在心着急儿，

忽听得門外喊玉梅儿。

姑娘开門出去看，

原来是她的心上人儿。

玉梅連忙就把永順叫：

“你們村里来了个人儿，

你不是要給咱爹捎个信儿，

正好托他帶到陈家屯儿。”

永順一听正得劲，

小两口手拉手的进了門儿，

陈永順，瞪着两眼干张嘴，

陈老头，只急的上天无路入地沒有門儿。]

玉梅不知怎么回事儿，
东望望，西瞧瞧，一个劲地搓眼皮儿。
要问这个事情怎么办，
说出来不如你自己琢磨有滋味儿。

刮胡子

(河南墜子)

艺卒、曲兵

說的是刘永熙和王淑芝，
本是对恩爱的好夫妻，
結婚后幸福美滿生活过的好，
想不到这几天鬧了問題。
两口子，都愜气，
誰也不把誰答理，
不吵吵，就唧唧，
那位刘永熙还时常摔碟子打碗发脾气。

这一天永熙下班回家来吃飯，

王淑芝端完飯忙把話提：

“永熙，我已經下定决心参加工作，
一定要投到跃进行列里。”

(白)“怎么着？非得去工作不行啊？”

永熙把飯碗猛一掇：

“你这个想法簡直成問題，

我工資掙的也不少，

除去吃穿有富裕。

不稀罕你掙那倆錢兒，
你何必自找麻煩去？”
永熙氣的喘粗氣，
沒想到淑芝反倒笑嘻嘻：
“辦事全凭一個理，
你何必吹胡子瞪眼受不了？”
永熙說：“我好話說了一千萬，
說不聽你這個牛脾氣，
講道理，講道理，
明擺在眼前还用我提？
兩個孩子离不开，
一攤子家務誰料理？”
淑芝說：“小的送進托兒所，
抗美也上了一年級，
咱都到食堂去吃飯，
縫縫洗洗下班以後我料理，保險來得及。”
永熙說：“食堂人擠我不願去，
對不起，你還得在家給我做飯吃！”
一句話惹的淑芝生了氣：
“哼！你真是不管別人顧自己。
到處里熱火朝天搞生產，
誰不想為建設祖國出力氣？
就是你自私自利真個別，
把我關在家里伺候你。

不管你同意不同意，
告訴你我已經登記去過勞動局。”

啊！淑芝一說登了記，
氣壞了這位劉永熙。
眼珠子瞪的雞蛋大，
白臉變成茄子皮，
就好像一脚踢着個氣蛤蟆，
他一股勁鼓肚子，
有心當時就發作，
不行，吵嚷出去他理屈。

“好好好，既然登記就工作吧。

何必給我扣帽子？

那麼勞動局分配你什麼工作？”

淑芝說：“分配我理髮店里學手藝。”

（白）“啊！學理髮？”

就象劈臉揍他一巴掌，

立時就氣得翻了臉皮：

“什麼工作我都同意，

就是不能去當剃頭的！

剃頭修腳最下賤，

也不怕人家笑你沒出息？叫我臉兒放哪裡？”

淑芝說：“理髮員和你一樣也是技術員哪，
也是人民需要的。”

永熙說：“就算你說的死人重喘氣，

要学理发我不依！”

淑芝說：“要干要干定要干！”

永熙說：“不依不依定不依！”

你要不听我的劝，

从今后別說咱俩是夫妻！”

淑芝說：“学理发的决心难改变，

你愿意咋的就咋的！”

“好啊！”永熙說。“咱們馬上分开过，

你上东来我往西！”

飯也沒吃收拾好行李就往外走，

一怒搬到厂子里。

記下永熙且不表，

咱再說学理发的王淑芝。

她苦学苦练苦鑽研，

抓紧时间勤練習。

二十天开始学着把活干，

三个月各种技术都学齐。

发式理的很漂亮，

待人接物挺和气。

工作起来有說又有笑，

可就是下班后愁眉苦脸情緒低。

理发店有个共产党员吳大姐，

她与淑芝很知己，

她再三再四把淑芝問，